



類函 百七十二

三百七十七服飾
三百七十八服飾

加3
427
172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由諸田一人以贈
山田君以贈

早稻田圖書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服飾部八

步障

承塵

牀

榻

簟

席

薦

步障一

增拾遺記曰石虎為浴臺列鳳文錦步障紫蔽于洛川

北齊書曰瑯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綾障以觀之

步障二

原錦步障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鐵

步障語林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元度弟欽

服飾

既見乃甚瘳便欲朝弄之元度為之解紛諸

步障

人遂不敢知境劉真長歎曰晉書青綾步障晉書王
元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晉書王
之嘗與賓客談論解理將扇嫂謝氏道韞遣婢白款之
登為小部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前議客不能屈
又見絲布步障晉書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
步障一如府總布裏步障三十里

步障三

增詩元朱德潤題石崇錦障圖許曰洛陽金谷園中花
雕玉為闌繡作遮琉璃器多出珍饌瑪瑙街長行鈿車
椒房塗香貯歌舞曳珠珥翠籠輕紗珊瑚扶疎三四尺
上羊貴戚爭羨奢那知花淫風雨妒古來山澤生龍虬
朔陸樓寶玳碎月明夜半啼鸞鴉 陳泰題松障圖
何人獨立身堂堂十八公子鬢鬢蒼凝冰不遣勢

摧折清籟時與髯低昂蘭為兄兮雪為友燕坐松間自
呼酒眼花耳熱鱗鬣生千尺龍蛇入揮手手中松月自
離筆已見雲烟生翁鬱儻非白晝堂宇空真恐幽陰鬼
神出平生始識顏平原堅苦絕勝甜中邊世間畫史千
金價惜哉此松不多畫

承塵一

增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承塵二

原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為郡
功曹能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常濟人死罪罪者後以

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
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
曹

承塵三

原 金箔承塵

支僧載外國事曰斯詞條國有大富長者
條三彌與佛作金箔承塵一佛作兩重承

朱畫承塵

楚辭曰經堂入與朱塵筵注云塵承塵
也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室與處上則有

朱畫承塵下則有簞

獼猴有鬼

抱朴子曰余友人滕
永叔嘗養大獼猴以

鐵鎖鎖之著牀間而夫忽驚殺之永叔便合鎖埋之後
百許日見獼猴走上承塵不悟是獼猴鬼也驚指之曰
獼猴何日被傷流血今知獼猴死復有鬼乎
永叔始悟曰始乃今日知獼猴死復有鬼乎
搜神記曰博陵劉伯知獼猴死復有鬼乎
能語京詔書誅下消息輒領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

肝于前切之齧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二老狸眇眇在
案前持刀者舉手欲斫之伯祖謂止自著承塵上須臾
大笑曰向者斫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
祖當為司隸神輒言省內事伯祖謂神曰今職在刺
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
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無聲
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
牀祝曰鳩爾來為我福耶飛上承塵
曰傳信忽爾來為我福耶飛上承塵
鴨去毛置承塵上行落地母輒恐怖
雞落恐怖
林

林一

原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說

文曰牀身之安也簣牀棧也第牀簣也杠牀前亦也

廣雅曰棲謂之牀浴牀謂之招 楊雄方言曰齊魯之

間謂之簣 陳楚之間或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

服飾部

牀

牀

三

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梓音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易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剥牀以辨未有與也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又曰冥在牀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又曰或息偃在牀 禮記曰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篋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篋 **增**周禮王府掌王之衽席牀第 **原**商子曰明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牀之上

而天下大理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增**雜五行書曰几安牀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首死兵書曰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牀所壞者為憂妻也 **原**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素柏局脚牀八板牀漆牀 **增**隋書曰時以讖故改胡牀為交牀後唐穆宗改為繩牀 唐六典曰尚舍掌殿庭供設有金銅行牀 又曰馬射則設欄鼓金鉦施龍牀而偶作焉 又曰光祿大夫致仕給六尺牀及帳簾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癡牀言倨傲如癡 文獻通考曰七寶牀一覆以緋羅
繡帕宋初內臣馬上捧之謂之駕頭 遼史禮志曰宋
使見皇太后儀引進使引禮物于西洞門入殿前置擔
牀

牀二

增孟子曰舜在牀琴 世本曰紂為玉牀 國語曰晉
獻公寢而不寐卻叔虎曰牀第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在
側耶 莊子曰驪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
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
其泣也 **原**西京雜記曰漢武帝為七寶牀雜寶屏風

八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寶宮 **增**後漢書曰羊茂

字季寶為東郡太守冬日坐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
蔬食出界買鹽鼓食之 又曰薛淳為漢中太守夏但
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為瑯琊相亦然
世說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劍遣人擲魏武小下不著帝
揆其後必高因帖臥牀劍至果高焉 魏志曰陳登字
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
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
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牀臥使客
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

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
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
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六帖曰蜀彭萊
見龐統非故舊又值有賓客萊徑上統牀臥曰須客罷
與君談賓罷與語統大奇之 晉書曰齊獻王攸特為
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
幾為太子者數矣 又曰謝萬嘗詣王恬既坐少時便
入良久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坐中庭曬頭神氣慨然
了無酬對 又曰庾亮嘗乘月登南樓據胡牀談詠
又曰陶淡字起靜好道年七十五六便絕穀設小牀常

以獨坐不與人共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
隸校尉曾峻塚前有石牀長八尺瑩磨鮮明叩之即鳴
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牀各
取一頭為曾氏之後所訟 原石虎鄴中記曰石季龍
御牀殿方三丈其餘皆局脚長六尺後宮別房中有小
形玉牀又有轉關牀射鳥獸 燕書曰公孫鳳隱于昌
黎九城寢土牀 宋書曰高祖嘗患體熱有獻石牀乃
碎之惡勞人也 僧又曰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
設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也 又曰
王微不仕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上牀

皆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
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臨牀戎
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曰卿豈惟善雙聲乃辨士
也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
遷中書舍人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
達第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
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
遂焚瓊之所坐之牀 齊書曰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
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
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惟

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斲謝淪我不得措此意可
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斲登榻坐定斲便命左右曰移吾
牀讓客僧真氣喪而退 又曰徐孝嗣初在率府晝臥
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曰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
行數步壁崩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
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
乃至於此令人拂牀掃地而去 又曰竟陵王子良為
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于西邸
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
之與曹道劉挾抱還延昌殿置玳瑁牀上 梁書曰魚

容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
絕有眠牀一張皆是麤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
鏤金花兩重爲脚又云以象齒檀沉造周匝用寶鈿金
蓮花琥珀龜負脚 又曰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座金牀
隨太歲與其妻並坐接客 南史曰長沙王懿孫藻性
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 唐書
曰貞觀十八年召三品以上賜宴元武門太宗操筆作
飛白羣臣乘醉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
引取然後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又曰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武亦暴猛中銜之嘗欲殺甫不果 又曰孟浩然王維
私邀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
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 又曰李
吉甫初入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之輒罷相不敢
遷吉甫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新之 續畫品曰
毛稜惠遠子便速有餘真巧不足若比其父則牀上疊
牀方之厥兄則屋下架屋 五代史曰馮道軍中不設
牀席臥一束芻 韋應物詩曰予解郡符去爾爲外事
牽寧知風雨夜復作對牀眠蘇穎濱曰轍幼從東坡讀
書未嘗一日相舍宦游四方讀韋詩惻然相約早退爲

閒居樂後會澶濮間百餘日追感前約作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牀三

原珊瑚

玳瑁

漢武帝白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

玉函以珊瑚

玳瑁

為牀紫錦為帷安著相梁象牙麝角

孟嘗出行五國至楚獻象牙牀

郭之登徒直送之不

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

髮標妻賣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願

似鹿而角觸前孟嘗君勿受乃止

異物志曰白麝狼形似鹿而角觸前孟嘗君勿受乃止

龜摺

鼠跡

南方志曰江淮間有人得龜摺用摺牀三

軍時所坐牀在塵不命左坦腹合歡

右佛見鼠行跡視以為佳觀諸子弟使者歸謂整曰王

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編觀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

而食胡餅獨若不聞鑿曰此正佳婿訪之乃逸少也合

歡牀相思一關盼盼詩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

少地角天涯未足長七寶香五香武寧道威除

龍驤將草郭州刺史嘗獻七寶林象牙牀又見牀一

名明皇以七寶牀置之金鑿殿又見牀一隋煬帝觀

文殿兩廂為堂十二間厨前設五方香牀

瑪瑙寶文選詩曰西域波斯遣使獻瑪瑙牀

華鏤異苑曰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沈香板牀刺史王淡

莞上簟太七折曰下原荷蟻

席設甯蟻之牀馮玫瑰之几對金精之盤

服飾部

如來將罷法座於師子牀攬七寶几

竹 紅蓮 仙人石 馬明生 別傳 曰 置金 酒海 前後 列
文 余 仙 人 石 金 馬 明 生 別 傳 曰 置 金 酒 海 前 後 列
一 經 石 室 南 村 人 駱 都 小 時 到 此 室 邊 採 蜜 見
玉 辰 州 朱 砂 神 仙 傳 曰 衛 卿 入 華 山 有 紫 氣 鬱 鬱
小 籠 中 生 白 石 狀 如 玉 為 牀 東 坡 詩 注 曰 辰 州 蠻 洞
箭 筈 小 如 芙 蓉 又 文 選 詩 曰 白 玉 為 君 牀 大 如 桓 伊
弄 笛 魏 收 讀 書 笛 嘗 自 吹 之 王 徽 之 泊 舟 青 溪 與 伊
不 相 識 時 尹 過 青 溪 岸 上 微 之 令 人 謂 伊 曰 問 君 善 笛
為 我 一 奏 伊 時 賞 纈 索 聞 徽 之 名 便 下 車 踞 胡 牀 而 作
三 調 弄 畢 便 上 車 去 不 交 一 言 後 為 之 脫 減 而 精 力
夏 月 坐 板 牀 隨 樹 陰 誦 積 年 牀 板 為 之 脫 減 而 精 力
不 輟 賀 草 思 義 宗 武 讎 書 南 史 賀 革 家 貧 躬 耕 求 就 父 受
輟 業 有 六 尺 方 牀 思 義 未 達 則 橫 臥 其 上 不 盡 其 義
終 不 肯 食 杜 甫 示 子 宗 武 詩 曰 歸 書 解 滿 牀

牀四

原 玉 牀 巧 京 雜 記 曰 昭 陽 殿
片 玲 瓏 設 玉 牀 又 詳 牀 二
牀 又 唐 詩 寶 鏡 九 牀 曰
蓼 子 自 稱 秦 始 皇 上 我 堂 踞 我 牀 顛 倒 我 衣 裳 至
沙 丘 而 亡 後 始 皇 至 魯 觀 孔 子 宅 至 沙 丘 而 崩
牀 玉 匣 詩 後 始 皇 至 魯 觀 孔 子 宅 至 沙 丘 而 崩
養 體 記 聖 花 牀 欲 急 則 花 牀 無 傷 花
糟 牀 安 身 糟 牀 安 身 糟 牀 安 身
呼 筆 管 為 牀 又 四 管 為 一 牀 徐 陵 玉 臺 新 詠 序 曰 青 苔 生
筆 林 無 時 離 手 又 陸 龜 蒙 茶 竈 筆 牀 往 來 又 詩 青 苔 生
服 飾 部 月 照 皎 皎 照 我 牀 書 連 上 書 連 屋 歌 牀 影

照歌

風牀

杜甫詩風

蠻牀

歐陽脩詩

異牀

上

牀

四大牀

東坡借佛印

六尺牀

白居易詩

笏滿牀

蘇軾

明中

有尺牀

書滿牀

孫權遺

人克荆

笏滿牀

詩他

年笏

伏牀泣

江表傳

而潘濬

獨稱疾

不見

將更

以牀

不起

交橫

同牀

俱為

衛將軍

舍人

著門

同心

華元登

左傳

曰楚圍

宋華

楊

家貧

同牀

素撫

元夜

登子

之牀

楊

素撫

封儉

內史

令楊

素撫

其牀

曰封

中宗

既登

尊號

此云

謂李

靖左

僕射

林甫

箕徒

唐李

林甫

為和

多結

怨于

防大

敵每

夕屢

徒其

居則

重門

複壁

牀離

家人

莫知

其處

行觴

飲福

萬

出坐

玉牀

易是

類謀

威權

坐

沛公

踞牀

漢書

曰沛

公至

於洗

足而

見食

其食

其長

揖不

拜曰

兵不

宜踞

見長

者於

是沛

公輒

洗起

之

裴遐

墮牀

者推

墮牀

下裴

遐賦

從地

中出

支僧

載外

國事

曰佛

濕繫

荆州

記曰

湘州

南寺

賈誼

所穿

井旁

石牀

可容

一人

坐

形制

甚古

相傳

踰闕

不踰

闕

言

偷閒

暫臥

蘇軾

牀

拾遺

錄曰

董偃

常在

臥

延清

又詩

暑臥

季倫

象牀

又曰

石季

倫置

無跡

則賜

珍珠

百琲

若骨

輕

軀那

服飾

中相

戲曰

爾非

細骨

輕

軀那

服飾

中相

戲曰

爾非

細骨

輕

軀那

服飾

中相

戲曰

爾非

細骨

輕

軀那

服飾

中相

戲曰

爾非

細骨

輕

軀那

服飾

中相

戲曰

爾非

細骨

輕

軀那

服飾

中相

戲曰

爾非

細骨

輕

軀那

服飾

中相

戲曰

爾非

細骨

輕

軀那

服飾

中相

戲曰

爾非

細骨

輕

軀那

木為牀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 緝石為牀 拾遺錄曰頻斯
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為三皇
之象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
有膏燭之處緝石為牀
牀上有膝痕深二三寸

牀五

原詩後梁宣帝牀詩曰衡山白玉鏤漢殿珊瑚支踞膝
申久坐屢好為頻移 **增**宋楊萬里咏竹牀詩曰已製
青奴一壁寒更搯綠玉兩頭安誰言詩老眠雲榻不是
漁郎釣月竿醉夢不知蕉葉雨小舟親過蓼花灘蹶然
驚起天將曉牕下書燈耿復殘 元楊維禎繡牀凝思
詩曰繡線添來日止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

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疑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針閣住許
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絕絲

原銘後漢李尤臥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
慎崇德遠奸

榻一

原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二

增宋書曰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
方榻時以此少之 又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升鸞負氣
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常詣劉彥節直登

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雖酬之意甚不悅 唐書曰元宗命太常韋縉讀時令每月一節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旁置一榻東置面案令縉坐而讀之 又曰李峴同平章事故事政事堂無座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叱左右去榻 又曰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至簡傲接部內刺史甚倨唯李勉之父擇言時守漢州每見獨引與同榻坐 又曰王毛仲與諸王侍禁中至連榻而坐

榻三

唯徐穉設

增為周瑒置

後漢書曰徐穉字稚子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

惟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懸之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主坐一榻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獨擅容貌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總管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榻者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榻者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榻者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榻者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榻者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榻

十三

榻四

增象榻 唐韓維詩曰宴 土榻 宋張耒詩曰 **原**升御

榻 北齊趙彥深官司徒禮遇 換父榻 後魏任成王澄

榻 省見榻甚故令史云此榻曾 長史榻 梁孔休源為

榻 經先王坐順涕泗交集令此 刺史榻 後魏薛聰為齊州

榻 是孔長史坐人莫能與 刺史榻 刺史卒於州吏人

榻 追思留所愛 連榻坐客 晉羊琇為護軍杜預拜鎮南

榻 曰杜元凱乃連榻坐客耶不坐而去 合榻對飲 吳志

榻 瑜萬魯肅於孫權權見肅甚 **增**榻畔鬚絲 唐杜牧題

榻 日鬚引肅合榻對飲言議 榻上積笏 唐崔琳每歲時宴于家

榻 其輕纒落花風 榻之外 榻之外 臥榻之側 江南徐鉉入秦

乞罷兵太川口江南主有何罪
何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

簟一

原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文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

也 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筮 今江東 **增**又曰或

謂之蘧曲自關而東謂之簟其直文而粗者謂之蘧條

周楚魏之謂之倚伴自關而西謂之符簾 書曰敷

重篾席黼純敷重筍席元紛純注云篾桃竹席也白黑

之繒以純緣也筍弱竹也元紛純以元黑之繒雜為之

緣也並天子朝燕之簟 **原**毛詩曰下筦上簟 **增**禮

記曰事父母舅姑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襮之

服飾部 尚書禮記卷一百七十七 十四

又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篔簹席枕几不傳 **原**又曰夫不在斂枕篔簹席獨器而藏之 又曰筦篔簹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 孫卿子曰輕暖平篔簹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萑篔簹樽之上先元酒先王貴之先本而後用末也

篔簹二

增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為篔簹賜李夫人 **原**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嘗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篔簹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

不復行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細篔簹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篔簹褥一具 世說曰王忱見王恭六尺篔簹謂有餘求之恭以送遂坐薦上忱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增**宋書曰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以隸之隸事多者賞之惟何憲為勝乃賞五花篔簹白團扇坐篔簹執扇容氣自得秣陵令徐摛後至操筆便成舉坐賞擊摛命左右抽憲篔簹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唐書曰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母為犀篔簹貂褥 盧氏雜記曰侯君集破高昌所得金篔簹甚精御府所無

增詩唐韓愈謝鄭羣贈竹簟詩曰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畫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滿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賞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蟲避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曹松白角簟詩曰角簟工夫已到頭夏來全占滿林秋若言保惜歸華屋

祇合封題寄列侯學卷曉冰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教流蒲桃錦是瀟湘紙曾得王孫價倍酬又碧角簟詩曰細皮重疊識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玉絕纖塵蠅行只恐烟黏足客臥渾疑水浸身五月不教寒氣入滿堂秋月冷龍鱗宋歐陽修枕簟詩曰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以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苟得一從儼屋居

服飾部

詩歸類卷之三十一

簟

七

城南官不坐衙門少客嗒然惟與睡相宜以嬾遭閒何
愜適從來羸茶苦疲困况此煩熯正炎赫少壯喘息人
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
釜鳴蒼蠅蟻蠓任緣撲蠹書嬾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
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鐺杓同
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
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簾攜枕去築室買田臥
穎尾 梅堯臣次韻曰溪上枕剖龍卵石斬匠簾裂蛇
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蒸青石抱雲磨沙斲骨自
含潤飽霜弔節無留塵京師豪貴空有力六月奈此炎

蒸劇旱風赤日吹熱來大厦高簷任雕飾頭顱汗匝無
富貧雖有頽冰論官職官高職重冰則多日永冰消難
更得唯公埽室施枕簟迎涼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
俗昏能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
赫赫我吟窮困不可聽晝夜蚊蚋蒼蠅營蠅如遠雞耳
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葛蠟頂綻屋蝎墜管席中裂麻
經橫平生賦分只煎炒安有綠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
子美老走耒陽牛炙死因思楊惲廢時言但願人生行
樂爾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睡足秋
風來去奉高談揮塵尾 王安石次韻曰端溪琢枕綠

玉色蘄水織篔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
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生赤日流水塵燭龍中天進
無力客主歎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然強
修飾恃公寬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職笛材平坐家
故藏硯璞珙清此新得歸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
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能與物同其適豈如若曹空
自私却願赤日常炎赫公材卓筆人所驚久矣四海流
名聲天方資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力取當
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奈何甘心一榻上欲臥頽尾為
潔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願我病昏懽未死心於萬事久

蕭然身寄一官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
願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蘇軾寄蘄
簞與蒲傳正詩曰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筍排霜脊
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閉蛾眉
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碁
東坡病瘦長羈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
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嚶唧
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公淨埽清香閣
臥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闈闔
原啓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紈簞啓曰麗蕪桃象周

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不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原書梁簡文帝答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筠篁多品篠蕩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牕 又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濯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席一

百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也舒一作釋 說文曰筵竹席也 又曰席藉也 **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注不敢常尊也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

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

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曰母踏席踏躐也登席不 又曰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

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斂席與簟 **原**周禮曰王府掌王之衽席衽席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

服飾 筵席 筵席 筵席

朝觀設莞席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
席蒲筵績純紛白繡也純緣也次獸皮為席也縹席削蒲筵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
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
無純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論語曰席不正
不坐 又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
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
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明王
之道 **增**莊子曰人所最畏者衽席飲食之間 鹽鐵
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踐蒲筵復筵方薦帛
緣者也 **原**漢舊儀曰祭天紫壇紺席六采綺席祭嶽

白菅席 史記曰古者封禪席菹藉 盧毓冀州論曰
常山為林大陸為澤蒹葭蒲葦雲母御席地產不為無
珍也 大魏諸州記曰鉅鹿廣阿澤多葦出細御席多
雲母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
席經席 **增**范汪荊州記曰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
席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草名葶煌葉圓如荷去之十
步炙人衣服則焦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方冬彌溫
以枝相磨則火出矣 地理志曰相州貢鳳翮席登州
貢水蔥席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
席 唐六典曰京兆出粲草席許州出庶心席揚州貢

服 席

莞席滄州出葦席忠州出蘇薰席廣州出竺席

席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先列珪玉于蘭蒲席上

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韓子曰禹為蔣席頗緣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

三十三復作茵席彫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紉之衣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

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

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所代 尚書曰

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衣黼問南嚮敷重篋席黼

純孔安國注篋桃枝竹也黑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白之綴以純緣也純音準綴雜緣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也並天子朝燕之坐 **增**左傳仲尼曰

臧文仲不仁者三廢六關下展禽妾織蒲

又曰晉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原晏子春秋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

而坐公不悅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

服飾部

制監頂山卷三百一十七

席

三

訟不席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
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增**又曰景公
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穰苴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
人臣亦不敢與焉 **原**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
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
狐裘坐熊席取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
不紐民則寒矣 莊子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
師伯昏瞖人合堂同席而坐 韓子曰孟懿伯相魯食
不二味坐不重席 **增**又衛嗣公時有人於縣令左右

令發禡而席弊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禡而席弊
其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 **原**又曰趙簡子謂左
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
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
道 禮記曰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
聘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
之席 **增**檀弓曰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
貧無蓋與之以席 皇甫謐高士傳曰楚老萊子親沒
隱蒙山之陽以杞木為牀著艾為席 **原**史記曰蘇秦
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曰陳平以敝席為

門 **增**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為席 **原**史記曰任安與

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

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

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漢書**曰宣帝時

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同硯席而書 **增**又曰趙

充國屯田金城奏曰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 **漢**

光武紀曰側席幽人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

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慙俯刮席與小常侍語 **增**

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

囂乃悉兵圍略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為

兵上自將上隴囂眾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

絕席在諸將之上 **原**又曰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

與諸將絕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

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兆號曰三獨坐 **增**又曰鄧訓於閨門甚謹兄弟莫

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 又曰郭丹師

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原**又曰黃香家

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 **增**

又曰趙丙有術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

呼風乃過 **原**又曰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

服飾部

同治庚午年

席

卷

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增**高士
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
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糧仲即與具車馬糧料君
平曰吾病有餘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餘
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
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謝承後漢書曰衛良字叔
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賓客省之者坐桑
下談論飲水去 **原**又曰汝南薛悝字子禮為北海長
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
悝以善席與妻自坐其敗者妻慚不敢復言 **增**會稽

典錄曰隆脩字奉遷為豫章太守廳事薦編至絕不改
以羣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禰李贄數誨問乃待以殊
禮 **原**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字鴻卿以茅葭為席常隨
杞柳之陰 謝承後漢書曰許敬字鴻卿時吏有誣告
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世說曰魏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
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增文士傳曰吳議郎張純與張儼朱異共詣驃騎將軍
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為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
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晉書曰王

渾為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晉建武起居
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綠緣 晉書簡文帝紀曰帝
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
湛如也 鍾元良吏傳曰吳隱之字處默鄆城人轉廣
州刺史返舟之日惟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
以蓬為屏風 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
寒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 前燕錄曰高祖魔年十五
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
發視無所見遂免 吳均齊春秋曰劉璉字子敬耿介
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門內見一女子姿容甚麗

盼睐之璉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梁
柳慶遠從兄世隆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
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慶遠果開
府 益部耆舊傳曰張充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
高牀為從事設席于地 後魏劉延明傳曰延明就郭
瑀學弟子五百人瑀有女選壻有心於延明別設席曰
吾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
延明其人也遂妻之 瑯環記曰謝仙女盛夏上元宗
以生涼之席 唐書曰元宗子穎王璵為劔南節度大
使元宗將幸蜀遣璵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綵

緣席而藉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奈何踐之令撤去
又曰代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瓣髮持竹筐葦席哭
于東市以三十二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
宋史曰楊綰字公瑾獨處一室凝塵滿席澹如也

席三

原五香 六采 陸龜荀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囊五百
拾貴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

席 碧蒲 白莞 蒲之席黃莞之薦 宋元嘉起居注

曰御史中丞劉禎奏風聞廣州刺史章朗於所 迴風

部作新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迴風

半月 趙合德遺飛燕迴風席如半月亦曰薄乘草高
花無實其質溫柔 增魚鬚 原象牙 登白鹿山延成

君入為敷魚鬚之席 神仙傳 增桃枝 粲草 鳳

曰魯南王為八公設象牙席 增紫茭 燕京雜記曰趙飛

翻 虎鬚 俱詳 原綠熊 增紫茭 燕京雜記曰趙飛

中設綠熊席一毛長二尺餘人眠而坐此席餘香百日不

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重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

歇 杜陽編曰處士伊祈元占名入宮設紫艾席本

烏弋山離國獻紫色而頰艾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

玳瑁 薛荔 魏劉勳請為席以布玳瑁之席 揚雄甘

原羊皮 龍鬚 詳席 又詩 秦蒲 秦蒲 原設熊

秦蒲 海草 唐沈佺期詩曰眠共席秦蒲 原設熊

鋪金 周禮司几筵職曰甸祭表貉則設熊席也 疏云天子田

獵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也 疏云天子田

書曰林邑王陽邁其母懷之夢神鋪金席藉地生兒落

席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 增舍者爭 原故

陽邁即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席 增舍者爭 原故

服飾部 增舍者爭 原故

增舍者爭 原故

增舍者爭 原故

人避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老子曰而唯子而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揚子曰敬命矣其往也今者迎將其家公執而避之其舍者避命矣其往也今者迎將其家公執而避之其也舍者避命矣其往也今者迎將其家公執而避之其相武安侯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魏其侯過灌夫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行酒至臨汝侯臨汝侯與程不識耳語又將軍貴人也屬之至臨汝侯臨汝侯與程不識耳語又將軍貴人也曰生平語注云半膝不自一錢今長者為壽乃幼兒女瞞目語注云半膝不自一錢今長者為壽乃幼兒女蒲蔽純麟鳳飾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拾遺文者錯雜寶飾狀戴益五十殷重八九為雲霧麟鳳之狀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仲汝南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

者憑遠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又曰殷亮為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重不當如是邪學

席四

白蒲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人皆鳥青蒲漢史丹傳曰丹以親密臣得侍視候上問獨宴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案服虔曰青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白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規地曰青蒲白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曰應說葉席又唐書曰南蠻環王柳葉為席蘭席又范子計然曰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紫壇用紺瑶席楚辭曰瑶席兮玉瑱又孟席六重正高居葭席拾遺記曰崑崙山有葭紅茵筍席正高居服飾部崑崙山有葭紅

不煖韓愈曰孔無完詳席二又會稽先賢傳曰董崑

不同孔曰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又曲禮曰姑

不重左傳曰天子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又曲禮曰姑

文公至河令居不重席避席曰避席而請也而君棄

割席詳席促席促席曰促席思君幄願垂晉王惠

前席賈誼傳曰漢文帝召誼至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

增綺席陸倕詩曰漢文帝召誼至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

雲紈拾遺記曰瀛洲南有金縷之觀有青濡好曰

花墜席賈誼傳曰漢文帝召誼至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

雨霑席杜甫詩雨

將席李白詩曰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此草最

樓席杜甫詩憂側席禮有憂者喪專坐自喪

障唐書宰相盧懷慎門不織席蜀先主責履

盡前盡後禮記虛坐盡後食中五重三重

者天子之席重諸侯滑而且涼湖東備錄曰唐

淨令巧織子屈而不損性柔雖折屈而不損

席五

詩南齊謝朓詩曰本生潮汐地落影照參差汀洲蔽

服飾部

杜若幽渚奪江蘿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危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詩日照日汀洲際搖風綠潭側雖無獨繭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蘭夜飲佳人時宴息

原 銘後漢李尤銘曰施席接賓士無愚賢值時所有何必羊肫 馮衍席前右銘曰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以辭實之以德 又後右銘曰冠帶之貳從容有常威儀之華惟德之英 晉傅元銘曰銘席之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毋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薦一

原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說文曰蒹蒲子也可以為薦

薦二

原 錦緣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不知時與也 錦緣不特譬春不耕也 草緣鹽鐵論曰古者皮毛草蓐無 譬以錦緣薦也 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蒲 大夫士複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蒲 簾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僕皮代蒲關坐平 茵薦曹植九咏曰茵薦兮 增 木薦漢書曰材 道同的則句奴之革 紫羅薦漢武帝內傳曰帝齋 笥木薦不能當也 黃莞薦拾遺記曰周穆王時西王 夜二更後 西王母至 黃莞薦母來敷黃莞薦莞色若金 服飾部 謂監頌函卷三百七十七 薦 薦

馬撤薦

晉書范逵嘗過陶侃侃母撤所臥新薦給其馬

淚母爛薦

齊庾沙彌母亡所坐

褥一

原釋名曰褥人所坐褻辱也

增又曰茵車中所坐用

虎皮也

爾雅曰褥謂之茲

文獻通考曰宋制逍遙

輦有金絲坐褥扶版踏牀褥飾以紅花羅錦踏牀褥一

襯褥十六又曰宋大禮舊儀御坐金裏裝釘施珠坐

褥紹興十五年八月上謂輔臣曰事天以誠為主苟尚

侈麗則失精禋之意矣乃詔有司製褥毋以珠為飾

金史輿服志曰太常寺檢宋南郊鹵簿五輅有座褥及

行馬褥用銀褐黃青羅錦 又曰皇后重翟車尋儀褥

二踏道褥十 元史輿服志曰玉輅有方輿地褥二勾

闌內褥八皆用雜錦綺

褥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檀孫國所

獻 東觀漢記曰祭遵有病詔賜重茵 後漢書曰王

暢為南陽太守時以奢靡相尚暢布被皮褥以矯其敝

原張璠漢記曰荀爽字慈明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

粟飯坐皮褥 魏武本紀曰上儉率茵褥取溫無有緣

飾 **增**魏志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懷懷願國家同祚於

服飾部

增

褥

三

軒轅之伍某少小常苦被褥太溫則不能使軟膚弱體
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致於至
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又曰焦先
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牛廬淨埽其中榮
木為牀布褥其上天寒篝火以自炙 **原**吳志曰張昭
非魯肅頗毀訾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母帷帳氈褥
吳錄曰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
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
得與氣類接 一作孟仁字恭武
江夏人從李肅學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
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

今有常陛下晝過冷夜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宜
溫謝公出歎之 晉書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篔簹褥一具

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祿大夫還第詔賜牀帳

席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用錦緣之 北齊

書曰李元忠位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詣之正坐樹
下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實酒肉二人大歎息大餉米
絹受而散之 唐書曰魏徵太宗嘗賜素褥以崇其尚

杜陽雜編曰唐元載寵姬薛瑤英載為處却塵褥褥
出句驪國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
比 宋司馬光曰劉恕自洛陽南歸無寒具光以舊貂

褥假之固辭強與之至穎川悉封還 輟耕錄曰元文
定王沙刺班為學士時嘗在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于
便殿之側偃臥因而就寐上因以藉坐方褥國語所謂
朵兒別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

褥三

鴛鴦 芙蓉 西京雜記曰趙合德遺飛燕書有鴛鴦褥

貂鼠 鼠在木下土中其毛長 **冰登** 金縷樂府雜錄唐

八尺可以為褥却風寒 **紫羅** 白豹腋素表紫羅大褥一人以指彈席而

滿室清涼 **花** 香爐臥褥每結寢花圃中禾膏具

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冰登終所織暑月陳於坐

暄風入室 齊書曰褚彥回弟澄為右民尚書彥
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豹
褥 **花** 衲作褥 **香** 爐臥褥 每結寢花圃中禾膏具
惺設坐使童僕重聚落花鋪於座下曰吾自有花衲之
被中香爐為機環轉運四周而爐
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文以為名

褥四

紫 褥 舍人院每知制誥設紫褥於庭前北拜廳 **繡** 褥 繡花

繡 茵 漢書曰霍禹黃塗第室作柔輿 **高** 茵 美人賦曰

重茵 **文** 茵 詳褥 **錦** 茵 南越傳曰尉佗

官舊事曰皇太子納妃 **步** 輿 褥 又曰皇太子行有八

自承牀褥三獨坐褥二 **步** 輿 褥 天褥一中褥一步輿

崇寧真長卷三十一

三

茵褥調良蔡邕協初賦曰莞茵和軟茵褥調良茵褥不安陸機百

褥五

詩元吳萊西域種羊皮書褥歌寄李仲羽曰波斯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不知數當道割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飯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馮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冰蠶之錦欲盈尺康冷年來貧不貧

增啓梁簡文帝謝勅賚貂坐褥席啓曰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温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頌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原梁元帝謝勅賜褥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褥未有无兔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肅春非遥挹婁無遠

氈一

說文曰蚤毛可以為氈 釋名曰氈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 集韻曰氈細弱也 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 又曰掌皮供毳具為氈以待邦用

服飾部

氈

氈

三

事 唐六典曰原夏等州出白氈 又曰安西出緋氈

氈一

拾遺記曰漢武以氈縑藉地惡轍之喧也 漢書曰王吉諫昌邑王游獵曰夫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徒銜楸之間哉 齊書曰孔奐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一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餽以衣氈一具奐曰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幸不為煩 北齊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

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閒雅善于答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氈夜縋而出因遁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眼中有鐵何可當也遂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渡之 又曰碁雋佞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雋別因辭故見敗氈弊被更遺之錢物 五代史曰後唐李愚渤海無隸人有疾明宗遣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

氈三

增 石青

紫茸

日南傳曰調斯國有石青染氈絳染氈

楊花糝

雪花鋪

杜甫詩糝徑楊花鋪白氈

氈四

原 氈席

漢書食貨志曰氈席

增 氈筆

唐李峴

增 聖王

得賢道純綿之麗密

增 咽

蘇武使匈奴

增 襄者

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增 咽

蘇武使匈奴

增 雪與

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增 咽

蘇武使匈奴

增 王謬

問勝并州有佳氈

增 割

半氈

增 之勝

出曰太傅耄無能為也

增 割

半氈

增 倦乃

脫所著被并

增 割

半氈

增 手割

半氈與之

增 割

半氈

增 氈大

花氈曰以爲成服

增 割

半氈

增 蘇軾

詩曰羨了久

增 割

半氈

增 無氈

北齊書曰趙彥深靴無氈衣帽穿

增 割

半氈

增 遙憶

舊詩曰

增 割

半氈

增 青氈

曰今贈足下

增 割

半氈

增 慮書

曰今贈足下

增 割

半氈

增 略盡

子敬青氈

增 割

半氈

增 偷兒

不家舊物

增 割

半氈

增 驚走

自裹以氈

增 割

半氈

增 自撤

眠氈

增 割

半氈

增 氈氈

一

增 割

半氈

增 通俗

文曰織毛褥謂之氈氈

增 割

半氈

增 原廣

志曰氈氈白氈毛織也

增 割

半氈

增 服飾

部

增 割

半氈

之毼毼非其所生案毼毼本作穉穉音瞿搜織毛褲也
增諸葛亮詔答恢曰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毼毼
一以達心也

毼毼二

原繭絲魏略曰大秦國以野繭絲織成毼毼其
羊毛

鳥獸草木人物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舟名飛
增美人

贈人贈我蘇軾曰美
原北堂坐古樂府曰請客上
天

竺出竺國出佛傳曰天
月氏出周書曰波斯國大月
氏之別種也其地出

毼毼一

通俗文曰毼毼細者謂之毼毼施大牀之前小榻之
下所以登而上牀也案毼毼亦作毼毼音塔登蜀也

毼毼二

原五色屬略曰大秦國以羊毛木皮野絲作之其
百

種異苑曰沙門有法存者住廣州善醫術遠富有八尺
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上殺而籍馬鞍

焉東觀漢記曰景丹率眾至廣阿光武
增軍帳施馬

首出城外馬坐鞍置毼毼
原出毼毼南史曰中天竺

鋪毼毼世說曰王子猷請邨雍州雍州在內未出王見
日向有大力者

負之去無忤
原毼毼牀簾

牀檐一

原釋名曰牀前帷曰檐檐垂也 **增**通俗文曰障牀曰檐

牀檐二

原綠綺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 **增**青霞 蘇軾詩曰
攬我青霞檐 如石綺絹裏牀檐二 夢中仇池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八

服飾部九 枕 **增**竹夫人

枕一

原釋名曰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說文曰枕臥為所薦
首者也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
几不傳 又曰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斂枕篔 漢書
曰履雖鮮不加於枕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視親衣
之厚薄枕之高下

枕二

原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

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溫者穀為之暴貴當溫而寒者穀為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 **增**漢書曰淮南王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劉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命典尚方鑄作事實甚多不驗 **原**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東巡見父鉏於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

弟在昭陽殿有龜文枕

增後漢書曰藥崧天性樸忠

家貧為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每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幃被皂袍 **原**東觀漢記曰黃香事親盡心供養

暑則扇牀枕

增漢官儀曰尚書郎直給通中枕

原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漆畫韋枕二枚貴人公主有黑漆韋枕三十枚 **增**拾遺錄曰魏咸熙二年宮中夜

夜有物吼呼詔使宦者暗伺之有白虎毛色淨密以戈投虎中左目虎隱形後於藏中見一玉虎枕左目有血帝大異之有大臣云昔誅梁冀得玉虎枕云是單池國

所獻臆下有題云帝辛九年獻帝辛紂也金玉久而有神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龍頭髻枕銀環鈎副之
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北征以琥珀可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諸將南史曰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又曰王茂為雍州長史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之信令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

紹叔入見武帝北齊書曰郎基字世業性清慎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寫書唐書曰明皇為太子時嘗製大衾長枕與諸王共之開元遺事曰虢國夫人所枕夜明枕不知其價夜中照廡其光如晝唐書曰陽城為諫議大夫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吳越備史曰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作枕睡熟則欹由是得寤名曰警枕又號折中不睡龍清異錄曰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皆不可用親舊間作楊花枕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克以柳絮計一年一易范

太史集曰司馬溫公以圓木為警枕覺則起讀書 元
史曰至大中以內府碧玉寶枕賜王磐 華彛考曰偶
武孟為武岡州幕官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播
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聞雞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
孟以為鬼碎之見其中有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
葛亮雞鳴枕也

枕三

原 柎榴 **曾** 翡翠 吳書曰張紘見柎榴枕愛其文而為
鄉張子綱所作也 宋史曰楊行密子孫居海陵周師
渡淮盡為李景所殺劉重進入其家得水晶盞翡翠枕
獻 雙粲 重明 潛確 類書曰謝無逸詞雙粲枕百嬌
壺 杜陽編云元和八年大軫國貢

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如水晶中有樓臺之
狀又有一道士持香執簡而行循環不已謂之行道真
人其瓦木丹青衣服簪
絨纖悉備具通瑩如水
桃一枝宛如新折古
詩云睡愛珊瑚枕上
如磁石為盆枕可老而
陽雜俎曰臺山有綾木
曰色 鴛鴦 鷓鴣 茶蘼花 考曰錦紋人取之以此枕號
綾枕 鴛鴦 鷓鴣 茶蘼花 考曰錦紋人取之以此枕號
上拾殘英速教貯向鴛鴦枕猶有餘香入
夢清 明皇雜錄云同昌公主有鷓鴣枕 神雞 伏
熊常新錄云宣城妓史鳳待客異者有神雞枕 唐書
熊五志云韋后妹七姨嫁將軍馮太為豹頭枕 洪
辟邪白澤枕以辟魘伏 鹿角 虎頭 潛確 類書云洪
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 鹿角 虎頭 潛確 類書云洪
內舍下劉守璋贈以楊雄鐵硯四皓鹿角枕 問奇類
林李廣兄弟獵於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墮取其頭
為枕示 黃花 紅麩 唐詩云盧女黃花枕張家碧玉
服飾也 黃花 紅麩 唐詩云盧女黃花枕張家碧玉
服飾也 黃花 紅麩 唐詩云盧女黃花枕張家碧玉

御監類函卷三百六十八

枕

四

之如女持寶以贈因出一枕曰紅紐
枕似玉微紅有紋如粟奇光炳然
為君留相思枕潛確類書曰下敬宗有無患枕贊
古今注云昔有神巫曰淫能作符劾百鬼得鬼則以
為器以厭邪魅故世入競取此
王為之冬温夏涼醉者破醒夢者游仙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温潤如玉枕之則十洲三島
四海五湖盡在夢
中帝名為遊仙枕

枕四

原 芳松 劉向別錄云向
芬若 長門賦云樽芬若以枕
注曰芬若蘭 湯林入 幽冥錄曰焦湖廟祝有柏枕三
林行經廟祈福祝曰婚姻未可就令林入拆內見朱門
瓊臺勝於見世趙太尉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選
林祕書郎俄遷黃門郎林在枕中永無思歸之懷遂遭
違許之事祝令林出枕內謂歷年載而實俄忽之

也開 **增** 盧生臥 枕中記云開元中巴翁經邯鄲有盧生
曰枕此榮適如願坐臥夢身適枕穴中未幾登第出入
將相五十年其夕卒遂寤時呂翁猶在旁主人黃梁尚
未熟 **原** 大秦五色 魏略曰大秦 滕放六安 與苑云
也 枕文石枕臥忽暴雷震其枕旁人莫不為怖 平子玉
榻而放微覺有聲不怖也其枕蓋六安也
枕語林曰王平子從荆州來王敦欲殺 印疏石枕列
傳曰印疏者周封史也此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
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石枕焉
王臣枕語 列異傳曰景初中咸陽吏王臣夜倦臥枕
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 從事枕聲 語林曰丞相從事
來就我飲至乃缶也 從事枕聲 語林曰丞相從事
作 **增** 盜枕還師 淮南子云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
聲 盜枕還師 善偷者往見子發子發好伎道之士有
伐楚偷夜出盜齊將軍枕歸之明夕復 具枕殺妻 平太
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歸 枕

服飾部 盜枕還師 善偷者往見子發子發好伎道之士有
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歸 枕

御覽曰：董豐曰：君憂獄遠，二枕避三沐。
曹既歸，妻具枕授沐，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按：賊
得枕，窮按之，得琴瑟枕，大如斗。
鞠罪得枕，又云：御史鞠浮屠機。

枕五

唐錢起白石枕詩并序曰：起與監察御史畢公耀交之厚矣，頃於藍水得片石，皎然霜明，如其德也。許為枕贈之，及琢磨將成，炎暑已謝，俗曰：猶班女之扇可退也。君子曰：不然，此真畢公之佳賞也。故珍而賦之曰：琢珉勝水碧，所貴素且貞。曾無白圭玷，不作浮磬鳴。捧來太陽前，一片新冰清。沈沈風憲地，待爾秋已至。璞堅難

為功，誰怨晚成器。比德無磷緇，論交亦如此。崔珏水晶枕詩曰：千年積雪萬年冰，掌上初擎力不勝。南國舊知何處得，北方寒氣此中凝。黃昏轉獨螢飛沼，白日寒簾水在簷。勸篔簹琴相對好，裁詩乞與滌煩襟。薛逢石膏枕詩曰：表裏通明不假雕，冷於春雪白於瑤。朝來送在涼牀上，只怕風吹日炙銷。釋皎然荅章居士花石長枕歌曰：楚山有石郢人琢，琢成長枕知是玉。全疑冰片睡恐銷，聞發花叢驚不足。贈予比之金琅玕，瓊花爛爛浮席端。吾師道吾不執寶，今日感君因執看。試叩鏗然應清律，纖塵不留蠅。敢拂萬物皆因造化資，如何

服飾

婦人

枕

獨負清貞質南山有雲鶴在空長松爲我生涼風高友
抱詠樂其中行住四儀皆適意不學小乘西竺士惟將
此物安坐隅取次閑眠存禪味 又贈康從事桃花石
枕歌曰卞山幽石產奇璞荆人至死採不著何人琢枕
持贈君片片桃花開未落劔工見今可爲劔玉工辨兮
知非石至寶由來鑿者稀今君獨鑿應欲惜何辭售與
韋天真幸得提攜親玉人河中棄置君不顧天生秀色
徒璘玢四座喧喧爭目悅巧過造化稱一絕莫言昨日
因錯磨看取從來無玷缺六月江南暑未闌一尺花冰
試枕看高牕正午風颭變室中不減春天寒主人所重

重枕德文章外飾徒相惑更有堅貞不易心與君天下
爲士則 又送安吉康丞桃花石枕歌曰君吏桃州尚
寄跡桃州採得桃花石爛疑朝日照已舒含似春風吹
未折珪璋特達世所珍吾知此物亦其倫應羨花開不
凋悴應喜玉片無緇磷立性堅剛平若砥君子徧將交
道比何人亦秉堅剛姿吾見君心得如此君心所好我
獨知別多見少長相思從今賞玩安左右萬里提攜君
莫辭 宋林亦之題林稚春菊花枕子歌曰故人所說
菊花枕似把冰丸月下飲秋水一雙明炯炯數在青囊
第一品狂風江上吹蒹葭往往得之嵇阮家閉門讀書

二十載眼睛損盡生空花建陽小作箸頭書殘更燈火
亂蟲魚石渠文字大如斗場屋歲月又不偶却來南山
青草邊東西盡為菊花田手提長筐向山曲一下收拾
三百斛昨者昏迷才起來解把蠅頭小字讀乃知妙物
通羣仙一切藥裏應棄捐

賦晉張華瓌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
絕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黃其為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
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萄之蔓延或如
兔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
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

驚鶴之徑逝或類鴻鸕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効
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
罔朗灼儵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
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為方枕四角正端會緻密固
絕際無間形妍體法既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
屑珠碧之飾助不煩錐鋒之鑄鏤無丹漆之彤朱罔觸
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璵
璠富也美梓逡巡不敢與並相思庶幾晞風於末列神
龍之姿衆鱗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繡
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

茲瓌既剖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
加而美嗟春榮 孫蕙楠榴枕賦云體非一變姿稱難
學蜿若蟠虬翻似交鶴氤氳雲霧旁成山岳

原銘漢崔瑗柏枕銘曰元首云尊惟乾之精貽我良材

元冬再榮是用為枕爰勒之銘 崔駰六安枕銘曰枕

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忒 按六安枕言
六面安也

後漢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

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 晉蘇彥楠榴枕銘曰珍

木之奇文樹理鮮樵樛方正密滑貞堅朝景西翳夕舒

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繼以高詠研精上元頤神靖

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

色空無著故能忘情 張望枕銘曰制為素枕聊以偃

仰撫引應適永御君子 **唐**羅袞枕銘曰或枕或歆

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原箴晉張華瓌材枕箴曰或或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

阻升於氈茵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貳彼弁冠

冠御於書枕式於昏代作克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適

性和神

原贊晉殷道陽枕贊曰孰若芳枕無動無勞功不近名

愈積愈韜承閑媚性理超緼袍 卞敬宗無患枕贊曰

長隔災氣永集靈祉展轉枕之寤寐含喜 卞範無患
枕贊曰器物多祥君子攸宜有去有取慶合患離覺寐
枕翫功用潛施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賚寶枕啓曰泰山之藥既使延齡
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含
火方得葛洪之說况復重安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
稱榴未擬

被一

原釋名曰被被也所以覆被人也 **增**說文曰衾大被
也 身章撮要曰被寢衣也大被曰衾單被曰裯 **原**

毛詩曰錦衾爛兮 **增**又曰抱衾與裯 禮記曰褻衣
衾不見裏 孫卿子曰天子至尊重無上矣衣被則五
彩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 **原**楚詞曰翡翠珠
被爛齊光

被二

增左傳曰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
原史記曰汲黯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為布被
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
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飾詐以
鈞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晏

被

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漢書王章傳曰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籠具者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太息又曰王良為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

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又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綵謝承後漢書曰朱寵為太尉家貧臥布被朝廷賜錦被不敢當攷海內先賢傳曰姜肱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後漢書曰范丹為萊蕪長去官無被惟以空囊自隨又曰宣秉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常幸其府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賜布帛帳幃什物又曰羊續為南陽

服飾部
世監類編卷三十一
被

太守時權豪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其資藏惟有
布衾敝紙裯鹽麥數斛而已 **原**漢官典職曰漢尚書
郎入直青綾被白綾被或錦被 **邊讓別傳**曰讓字元
禮才辨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
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增**吳志曰蔣欽為津右護軍
孫權嘗入其內其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勅御
府為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原**列女傳曰江夏孟宗
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二幅被其鄰婦怪而問
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
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

有七彩文綺被一絳羅四幅被四繡羅五幅被一 **增**

晉書曰魏舒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

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徑出同僚素無清論者咸有愧

色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至朝歌無被中黃門以兩幅

布被給之 **增**郭子曰殷洪作揚州尹行日小暮便命

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增**南

史曰沙門釋寶誌亮欲以衲被遺寶誌未及有言寶誌

忽來牽被而去 **又**曰虞龢位在中書郎廷尉少好學

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

人以此高風 **原**梁書曰裴之橫不事產業兄之尚為

狹被蔬食以激之之橫曰大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及後立功乃作百幅被 **增**陳書曰高宗時豫州獻織成羅紋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宋史曰真宗北巡宋湜分押後陣以疾亟聞帝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此朕常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塗之寒 元史曰小雲石海涯辭官還江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細漁父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就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

被三

原賜繡 覆錦

後漢書曰李仲都為大將軍世祖賜之輕衾繡被 東觀漢記曰馮豹為郎奏

事未報俯伏省闈從昏至明肅宗 **增**七枚 三穴 陸
雲與兄機書曰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有寒夏被七枚
輟耕錄曰蜀王孟昶有一錦被其闊如今之三幅帛一
盤織成被頭作三穴若雲板樣扣於項下如 **斜覆**
反臥家語云黔婁先生死被短露足曾西往弔見之曰
之有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
不好華從外孫胡母集云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
原作二幅 賜百領 為任列傳云任後母醜惡常憎任
光緒百領 上一雙 送四幅 皇前規與馬融書云謹
遭亂之後陽令述祖送四幅終被一領 **恤親戚**
授寒苦 之冬寒不解帶而寢 曰暖眠使人忘起因 **增**
新著作被暖眠不覺晏起乃歎曰暖眠使人忘起因 **增**
令若陌上有寒苦人舉被授之君後常眠布被中 **增**
服飾部 謂若貧窮者舉被授之

學書畫腹屬文覆面唐書曰王紹宗素工草隸嘗與

余正同被覆面而臥覺則心就龍文鳳彩奇花異

酣飲引被覆面而臥覺則心就龍文鳳彩奇花異

葉所織也方二丈厚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可

及暑月覆之清涼透體山堂肆考曰唐同昌公主堂

中設神絲繡被間以奇花異葉精巧華麗世所罕比絡

以靈粟之珠五色輝映

被四

鴛鴦被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

異云南方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為被幅

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於袂纏也俗云鴛鴦被柔而性

冷宜覆嬰兒

兼辟驚瀉

大被衣襟

皆節不受

孫晨無被

原林茂邵被

京兆舊中曰長安孫晨家

小

吏入寢晉中興書曰光逸字孟祖為博昌小吏令使他

詰之曰衣單冒雨還令不在逸假衣入寢令被衾中令還

何惜一被而殺人也令奇之而不問

云鄂君乘青輸之舟張翠華之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山

有未子未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

覆之

王忱字少林於舍見諸生疾甚困謂忱曰腰下有黃

金十觔願以相與乞收棺殮餘悉置生腹下後署大度亭

絕忱賣金一觔以給棺殮餘悉置生腹下後署大度亭

長到亭有白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

來後忱乘馬突入金彦父家彦父見曰真得盜矣忱

說得馬之狀又取被視之彦父曰卿有何陰德曰念葬

諸生車且說形狀彦父曰真我子也忱以

被東觀漢記曰馮豹字仲文後母惡之嘗因

被豹夜臥引刀斫之正值其起中

被語林云傅信字思適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

被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雋

服飾

孝子蒙

後母斫

被

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
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許日

被五

續詩古樂府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
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唐李嶠咏被
詩曰桂友尋東閣蘭交聚北堂象筵分錦繡羅薦合鴛
鴦光逸偷眠穩王章泣恨長孔懷欣共寢棣萼幾含芳
宋劉子翬答呂居仁惠建昌紙被詩曰寒聲移晚林
殘臘無幾日高人擁楮眠戀倦意自適素風含混沌春
照回呼吸餘溫偶見分來自芝蘭室乍舒魄流輝忽捲
潮無迹未能澡余心愧此一衾白嘗聞盱江藤蒼崖走

虬屈斬之霜露秋漚以滄浪色粉身從辟洗蛻骨齊麗
密乃知瑩然姿故自漸陶出治物猶貴精治心豈或逸
平生感交遊耳剝非無得精神隨事分內省殊未力寸
陰捐已多老矣將何及自從得此衾夢寐常惕惕親如
夷齊鄰粹若淵騫覲獨警發鏗錡邪思戢毫忽勿謂絕
知聞虛聞百靈集鼎鑪或存戒韋弦亦規失則知君子
惠所以勵蒙塞 陸游寄謝待制朱丈紙被之貺詩曰
紙被圍身度雪天白於狐腋煖於繇放翁用處君知否
不是蒲團夜坐禪 又曰木枕藜牀席見經臥看飛雪
入牕樺布衾紙被元相似只欠高人爲作銘 謝枋得

求紙衾詩曰避世知無地危身只信天寧持龔勝扇不著挺之絲養性真同道知心有宿緣紙衾加罽絮晴日臥雲邊

原銘晉傅元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增宋范祖禹遺司馬温公布被系以銘曰藜藿之甘緜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貴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士寧不然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陸游作司馬温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

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明方孝孺被銘曰己之温思人之寒己之安思人之艱 又曰德之失錦被慄道誠完布被安 又曰持敬勿墮恒省己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原啓梁劉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艷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竹夫人

增傳宋張耒竹夫人傳曰夫人竹氏其族本出於渭川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於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

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以下
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
無以益我思得疏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皇后
等於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
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裏者
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
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
由是莫有妒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乙以致神仙
率常齋戒自被除而暇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
臣等更爲帝扶持夫人以行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

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
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當召
卿至期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妒由是罷
之復遣將作大匠別選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
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
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
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赴火而死

增詩宋蘇軾寄柳子玉詩曰聞道枕頭惟竹几夫人原
不解卿卿 黃庭堅咏竹夫人詩曰青奴原不解梳妝
合在禪齋夢蝶牀公自有人同枕簟肌膚冰雪助清涼

山谷自注云憩臂休息非夫人之職名曰青奴 又曰
穠李四弦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
正要青奴一味涼 晁冲之和江子我竹夫人詩曰黃
藤白簟倦呼盧高臥南牕示楷模郭芍藥情元最密鄭
櫻桃迹近相疎下帷度日甘同夢隱几終年得異書晚
向禪房陪杖履清秋霜霰意何如 呂本中秋後竹夫
人詩曰與君宿昔尚同牀正坐西風一夜涼便學短檠
牆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異變乃如此世事多虞
只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為專房 劉子翬
棄竹夫人詩曰愛憎情易遷感物思鬱紆念昔未棄捐

常侍君子居煩襟一披豁雅抱何清虛蹉跎怨時暮涼
德竟見疎飛霜皓中庭枵然委牆隅的皪珠幃深熒煌
錦茵鋪豈不懷君恩君心已非初當年紈扇謠抱恨同
區區

杖一

說文曰杖持也所以扶持而防傾跌者也 周禮曰
秋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為函軍旅授有
爵者杖共王之燕杖 禮記曰獻杖者執末 又曰進
几杖者拂之 原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
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增嶺表異錄曰海中有大鰕鬚

服飾部

目監頤函卷三百七十一

杖

杖

長丈餘可為杖 廣志曰九真出靈壽杖師古注云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原陸賈新語曰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 潛確類書曰陸務觀云拄杖斑竹為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疎 原曹植矯志詩曰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杖二

原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

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禮辨親疎之義 搜神記曰漢文帝嘗微服懷金過魯少千少千拄金杖出應門 史記曰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新序曰昌邑王徵為天子到滎陽置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拄竹杖漢書孔光傳曰平帝詔曰太師孔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賜太師靈壽杖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案戶比民之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之義 **增**魏志曰周宣爲郡史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宣占之曰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日黃巾賊必滅至期賊果破 **原**又曰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袁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 又曰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耆褒崇老也昔孔

光卓茂並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今賜延年杖及憑几

吳書曰全琮年高賜以御杖

增晉書曰魏帝嘗賜

景帝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年老並賜藜杖一枚

後魏書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

杖以出入 談藪曰後魏河間邢巒字洪賓遷殿中侍

御史嘗有疾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荅曰巨源杖按巨

源山濤字太武諱燾故不敢言山桃借言巨源云 宋

史曰徽宗初立內苑稍畜珍禽奇獸江公望立言非初

政所宜帝悉縱遣之惟一白鷗畜之已久帝以拄杖逐

之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又曰崇寧

有一人賣之實不知賣主姓名也
詩云余策若回聊為說慰子終老
也 藜牀 木枴 杖 目少頃即謂之
契丹兒賜不可得木枴貴之如中國
大俗不通云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
鳴其通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
以賜老人建談藪云謝尚夢其父告
衝人必死建談藪云謝尚夢其父告
來指之氣即回散其言置杖左果有黑
指之氣即回散其言置杖左果有黑
遂至大城門為馬開元遺事曰羅公
抹明安為童子時嘗騎杖為馬羣兒
敢明安為童子時嘗騎杖為馬羣兒
講者 開花 植蔓 筆管 每年生一節
二十年後每年如

縮也 第一節 三月間杖之四面青赤白黑各開一花
木也 歸植之 遂 原 應門 畫地 堵之 室子 貢乘 大馬
持也 歸植之 遂 原 應門 畫地 堵之 室子 貢乘 大馬
中而 應門 素軒 帖云 劉季述 以原憲 憲華 冠緹履杖
藜而 應門 素軒 帖云 劉季述 以原憲 憲華 冠緹履杖
原 折筭 叩脛 對曰 有秦客 庾辭 于朝 大夫 莫之 能
童也 吾知 三馬 武子 怒曰 吾不在 晉國 亡也 讓父 兄也 爾
以杖 折筭 叩脛 對曰 有秦客 庾辭 于朝 大夫 莫之 能
語曰 以杖 折筭 叩脛 對曰 有秦客 庾辭 于朝 大夫 莫之 能
在 化 鄧林 投 葛陂 飲 河 渭 不足 夸父 與日 競走 渴
蕩 走 死 棄 其 杖 化 為 鄧 林 飲 河 渭 不足 夸父 與日 競走 渴
道 走 死 棄 其 杖 化 為 鄧 林 飲 河 渭 不足 夸父 與日 競走 渴
以 走 死 棄 其 杖 化 為 鄧 林 飲 河 渭 不足 夸父 與日 競走 渴
葛 走 死 棄 其 杖 化 為 鄧 林 飲 河 渭 不足 夸父 與日 競走 渴
乃 走 死 棄 其 杖 化 為 鄧 林 飲 河 渭 不足 夸父 與日 競走 渴
服 走 死 棄 其 杖 化 為 鄧 林 飲 河 渭 不足 夸父 與日 競走 渴

服飾部

杖

書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輒化為青竹杖
竹所為云是竹方兄木上座
高李德裕鎮浙右以方竹杖贈焉方竹杖出大宛國堅
實方正無恙否僧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累日竹
山堂肆考曰夾山問佛曰和尚閣黎與什麼人同來曰
木上座
拄杖擲於夾山前夾山曰莫是須彌山得耶師曰月宮
亦不見介象青竹王烈蒼藤
逢見藤杖杖行地上雖馬奔不能及

杖四
原銅杖武當山記云山有石室室中
大佛寺寺中有錫杖長六尺八寸
詩以筒盛之百千人舉不能移
內棺三石遺事云佛
錫杖法顯記云

銅杖內棺中後開
棺視之惟見金杖
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為縊死大驚
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旁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
是房發塚視杖猶存末曲有劉晏未曲杖是尋運庫中
竹耳發塚視杖猶存末曲有劉晏未曲杖是尋運庫中
者乘朝直杖二落手游確類書曰東坡與陳季常
柳氏悍容至或聞詬罵落手游確類書曰東坡與陳季常
忽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食飲宿間展有手
臂曉五兵遂與論劍酒酣耳熱方食甘蔗飲宿間展有手
殿交三原下令索韓子曰周王下食甘蔗飲宿間展有手
中其臂下令索韓子曰周王下食甘蔗飲宿間展有手
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得私求得之乃曰吾知吏不
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哉我應命投魏略曰晉
曹洪自以鷹隼屈身輔帝帝取往訪乃託病命浮江
杖洪恨之以語太祖太祖名帝乃投杖以應命浮江
水神異記曰陳敏為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
服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

銅杖內棺中後開
棺視之惟見金杖
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為縊死大驚
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旁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
是房發塚視杖猶存末曲有劉晏未曲杖是尋運庫中
竹耳發塚視杖猶存末曲有劉晏未曲杖是尋運庫中
者乘朝直杖二落手游確類書曰東坡與陳季常
柳氏悍容至或聞詬罵落手游確類書曰東坡與陳季常
忽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食飲宿間展有手
臂曉五兵遂與論劍酒酣耳熱方食甘蔗飲宿間展有手
殿交三原下令索韓子曰周王下食甘蔗飲宿間展有手
中其臂下令索韓子曰周王下食甘蔗飲宿間展有手
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得私求得之乃曰吾知吏不
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哉我應命投魏略曰晉
曹洪自以鷹隼屈身輔帝帝取往訪乃託病命浮江
杖洪恨之以語太祖太祖名帝乃投杖以應命浮江
水神異記曰陳敏為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
服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

以還廟鐵為幹以銀塗之尋微為散騎常侍往宮亭送
杖於廟中說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
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杖水中當送以還之歎蔑之罪
不可容部眾取杖看之見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江木
敏舫前敏舟遂覆石壁

槽倚石壁 石室其裏一石如鼓形
見榴木杖倚著石壁

原曳杖歌 檀弓曰孔子疾作負
採珠人常致祭焉

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梁木

農隱几闔戶晝瞑何荷甘日中麥戶而入老龍死矣神
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慢訑
故棄子

九節指曰劉根別傳曰孝武皇帝仰指日閉左目
而右目氣目絕久乃蘇息武帝使人問之指曰閉左目
行何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一杖 眉所害剖棺見剥乞更深埋敝衣自掩竺從其言來年
復見前婦云君財寶可支一世應遭火厄今以青蘆杖

一杖長九尺報君衣冠之惠竺挾杖而歸鄰家常見竺
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又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竺家
當有火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禳知此
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日火從庫起燒珠玉十分遺一火
盛時見青衣童子十數撲

拄杖為壽 張安道生日東
火又有氣如雲覆火即滅

拔杖更生 列異傳云陳留史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
生及死埋杖七日往觀杖

刺地成榛 精舍西北四里
有榛林名曰得眼木有五百盲人佛為說法盡得眼
開盲人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成榛林

畫庭化崖 宣室志云楊隱之謁唐先生將歸先生以杖
之曰陵谷既遷子將安歸隱之泣告

王遙擔篋 傳曰
乃以帚掃之其庭戶如故始得歸

郭休涉險 開元遺事曰
杖擔篋冒雨而行衣不露濕

夜光明杖色如朱漆叩之有聲每出遇
夜光照十步登危涉險未嘗失足

服飾部

杖五

原詩梁到漑餉任新安斑竹杖因贈詩曰邛竹藉舊聞
靈壽資前識復有冒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既斑爛質
性甚稠直所以天天真為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
芸苗植任昉答到建安餉杖詩曰故人有所贈稱以
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鄰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
暮人勞君尚齒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坐彥候茶方欠
伸獻君千里笑紆我百憂嘖坐適雖有器臥遊苦無津
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增**唐杜甫贈梓州刺史章
彝桃竹杖引詩曰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

新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
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
老大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
拔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子杖子爾之生也甚正
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
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瀕洞兮豺虎齧人忽失
雙杖子吾將曷從 **李**嘉祐謝裴侍御見贈斑竹杖詩
曰騷人誇竹杖贈我意何深萬點湘妃淚三年賈誼心
願持終白首誰道貴黃金他日歸愚谷偏宜綠綺琴
盧綸和徐法曹贈崔洛陽斑竹杖詩曰玉幹一尋餘苔

花錦不如勁堪和醉倚輕好向空書採拂稽山曲因依
釋氏居芳辰將獨步豈與此君疎 韓愈和虞部盧汀
酬翰林錢徽赤藤杖歌曰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携
自滇池滇王埽宮避使者跪進再拜語嗚咿繩橋拄過
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
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
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
誇荒彛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晝眠
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南宮清深禁闈密唱和有類
吹塤篪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 白居易

咏紅藤杖詩曰南詔紅藤杖西江白首人時時携步月
處處把尋春勁健孤莖直疎圓六節勾火山生處遠瀘
水洗來新粗細纔盈手高低僅過身天邊望鄉客何日
拄歸秦 張籍酬人贈藤杖詩曰病裏出門行步遲喜
君相贈古藤枝倚來自覺身生力每向傍人說得時
又荅僧拄杖詩曰靈藤爲拄杖白淨色如銀得自高僧
手將扶病客身春游不騎馬夜會亦呈人持此歸山去
深宜戴角巾 李商隱贈宗魯邛竹杖詩曰大夏資金
策全溪贈所思靜憐穿樹遠滑想過苔遲鶴怨朝還望
僧閑暮有期風流真底事常欲傍青羸 賈島贈梁浦

秀才斑竹拄杖詩曰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
遲莫嫌滴瀝紅斑少却是湘妃淚盡時 曹松荅匡山
僧贈柳栗杖詩曰栗杖出匡頂百中無一枝雖因野僧
得猶畏岳神知畫月冷光在指雲秋片移宜留引蹇步
他日訪峨眉 僧護國贈張駙馬斑竹拄杖詩曰此君
與我在雲溪勁節奇文勝杖藜為有歲寒堪贈遠玉階
行處願提携 宋王禹偁送劉湛然道士筇竹杖並贈
詩曰有客遺竹杖九節共一枝鶴脰老更長龍骨乾且
奇我問何所來來從西南彝因思漢武帝求此民力疲
明明聖天子德教嘉四維焚僮與笮馬入貢何累累此

竹日以賤輕視如蒿藜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況在
紫微垣動為簪笏羈倚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
愛惜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謁太乙祠再見劉先
生氣貌清且羸持此以為贈所謂得其宜少助僮童力
好引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稽顙微物懶致書故
作筇竹詩 蘇軾以鐵拄杖壽樂全先生並贈詩曰二
年相伴影隨身踏遍江湖草木春適石舊痕猶作眼閉
門高節欲生鱗畏途自衛真無敵捷徑爭先却累人遠
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斡千鈞 又以枕柳杖寄張
文潛詩曰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

杖枕柳瘦林下尋苗華撥香獨步倘逢勾漏令遠來莫
恨曲江張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黃庭
堅以天壇靈壽杖送華老詩曰王屋千霜老紫藤扶公
休沐對親朋異時駟馬安車去柱到天壇願力能 歐
陽徹謝人惠紫竹杖詩曰王猷珍重惠龍孫策險扶危
價莫論爛醉縣錢過酒肆狂吟步月打僧門虛心尚有
凌雲操勁節原無滌淚痕應向香山居士道朱藤雖好
未爲尊 陳傅良憶筇杖詩曰岷峨山下筇竹杖危者
使安衰者壯秦皇漢武窮兵不可得我獨得之今丞相
前年有旨還故園其冬急召朝日邊半歲驅馳數千里

賴有此杖常扶顛倉皇又別修門去私室無人謹呵護
夜半雷霆下取將兒叫妻啼留不住我聞丞相下峽時
一物無有杖自隨屬當晏朝立仗久憐我弱脰疲坳螭
如今步履隨衰草十步趨趨九步倒假如杖在欲用之
山精海怪震怒亦不保君不見杜陵桃竹歌常恐失之
君山湖上之風波梓潼使君之贈尚爾耳况自丞相還
如何 何夢桂答李郎中謝寄藤杖詩曰海南覓得古
藤枝持與詩人杜牧之紫貝斑文鞭更爛赤龍蒼骨蛻
尤奇路無夷險終全節用有行藏一任時非但與君扶
脚力縱蛟割虎要支持 金陳賡咏鐵拄杖詩曰閩王

鐵杖如桐栗得自荒虛鬼神域鞭笞殫蠻今幾年霧翳
雲蒸老蛟黑腹中有簧如清泉牙節宛轉聲鏗然天生
神物不虛棄提携萬里歸坡仙坡仙騎鯨凌紫烟海山
一去今千年人間俯仰成今古紛紛長物何須數洛陽
銅駝臥荆棘昭陽石馬埋烟雨百斛鼎兩錢錐小大用
舍皆兒嬉童顏鶴髮一筇竹何似凌烟功臣玉貝高摺
顛黃閣得君真耐久扶持四海經綸手會須拄到崑崙
顛九點青烟看九有鐵耶杖耶吾不知誠將道眼窺天
機一朝雷雨轟空陂須防化作蛟龍飛 元閣復咏梅
杖詩曰凍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較量龍竹

能香否比並鳩藤奈白何聲破夢寒霜滿戶影隨詩瘦
月橫波只知功到調羹盡不道扶顛力更多 明吳寬
新製方竹杖詩曰紫玉新裁恰過肩斑斑四面帶湘烟
病軀藉爾能扶直巧手煩渠莫削圓世事固知方則正
時人應道曲能全此生得免模稜謂晚節相依尚挺然
夏言咏杖詩曰九節蒼蒼碧玉同隨行隨止伴衰翁
寒蹊點雪鳩頭白春徑挨花鶴膝紅縮地一從人去後
敲門多在月明中扶危指佞蕪堪用亘古誰如贊相功
丁敏咏簫杖詩曰嶰谷新裁六尺形半含宮徵半扶
行吹時只恐乘龍去策處常疑作鳳鳴挂壁影憐秦女

瘦敲門應合舜韶清月明柱向仙壇上同和鈞天奏九成
朱多炬以筇竹杖壽程母詩曰龍飛葛陂渚鳩刻
漢王宮未若山中竹天然林下風一枝供燕喜萬里自
蠶叢歷盡峨眉雪深知筇桿同

原賦晉張翰杖賦曰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貴中
神性之極妙豈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
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曾巒妙
匠鑿乎林阿顧盼乎晞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
適意洪細可手躊躇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則於一尋假
飾存乎尾首瑩牙爲其眉額朗金爲其背距 周庾信

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荊州外白有人稱楚丘先生來詣
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今引進
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櫪齒乃是江漢英靈荆
衡杞梓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
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
錦市送游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
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知人心之憂矣惟我生民
雖復疏條勁柘促節貞筠枝端刻鳥角首圖麟豈念相
余有疾將余此身余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
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唯恥別有九

棘龐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疾素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
乖理 **增** 又筇竹杖賦曰沉冥子遊巴山之岑取竹於
北陰嬾娟高節寂歷無心霜風色碧露染斑深每與龍
鍾之族幽翳沉沉文不自殊質而見賞蘊諸鳴鳳之律
制以成龍之杖拔條勁直璘斌色滋何輪人之不重待
羽容以相貽青春欲暮白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
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諸蔗雖甘不可以倚彼藜雖實不
可以美末若處不材之間當有用之始魯以分爵漢以
錫年昔尚爾嵩今優我賢書橫凡玉塵筵則函之以後
拂之以前爾其摘芳林沼行樂軒除間尊卑之乖悅隨

上下之遊紆夫寄根江南淼淼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
野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為君座右之銘而得與綺紳
瑤珮出芳房於蕙庭

原頌 漢崔駰杖頌曰植根於湘浦承雷夏之洪澤寓浮
雲而貽我合天生之質直用以為杖飾以犀角玉母扶
持永保百祿壽如南極子孫千億 魏王粲靈壽杖頌
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矯輮據貞斯直
植之永茂

原贊 晉郭璞桃杖贊曰叢薄幽蒼從風蔚猗篔簹以寧寢
杖以扶危 **增** 宋黃庭堅筇竹杖贊曰厲庶隅而不劇

故竊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咽李而瘦涪翁晝寢蒼龍挂壁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乘間而孺子成名

增銘武王踐阼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慝惡乎失道於

嗜欲惡乎相忌於富貴

原漢劉向一作崔瑗杖銘曰歷危

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後漢李尤靈壽杖銘曰亭亭奇幹實曰靈壽甘泉潤根

清露流莖乃制爲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

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 魏應貞朱

杖銘曰天作之杖於樵之株與幹特挺非柘非榆 晉

蘇彥邛竹杖銘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

篠蕩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

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遙神王 殷允杖銘曰二老

晨征匪杖不遠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耆捨杖焉

資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荃蕙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

道無元術杖必不撓無取葑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

張華杖銘曰不正陷墜不安傾危 傅元杖銘曰杖正
心安厥身以隨不安則傾不貞則危 傅咸邛竹杖銘
曰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 劉柔妻
王氏靈壽杖銘曰籊籊鮮幹秀彼崇標下澤蘭液上瑩
芳霄貞勁內固鮮粲外昭耀質靈奮作珍華朝杖之身
安越齡松喬 梁簡文帝錫杖銘曰妙節嘉光遊聖振
灼排空霧轉騰雲鳳躍永異玉神長踰金錯 **增**唐羅
袞杖銘曰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宋陳
瑩中杖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顛而不持
危而不扶將焉用彼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八

